

知 无 尽 道 无 穷

知

余秋雨 孟宪实 易中天 钱文忠 叶小文 于丹 乔良
纪连海 康震 郑石岩 林清玄 翁思再 阎崇年 王邦维
二月河 马瑞芳 孙立群 余光中 蒙曼 毛佩琦 李昌钰

道

知道——扬州讲坛名家精粹（上）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知 道

扬州讲坛名家精粹（上）

余秋雨 等 著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知道：扬州讲坛名家精粹. 上 /余秋雨等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452-0281-6

I.知… II.余… III.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集 IV.G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7463号

总 策 划 张 晓 敏

执行策划 王 刚

责任编辑 陶 晨 毛小曼

封面设计 胡 斌

技术编辑 李 荀

书 名 知道——扬州讲坛名家精粹（上）

著 者 余秋雨 等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规 格 787X1092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281-6/J.194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976301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目 录

- 余秋雨——佛教和中国文化 /005
- 叶小文——鸟瞰宗教的来龙去脉 /026
- 钱文忠——鉴真东渡 /046
- 蒙 曼——武则天与佛教 /068
- 王邦维——高僧鸠摩罗什 /087
- 易中天——从老庄到禅宗 /109
- 郑石岩——禅·优质的生活智慧 /124
- 林清玄——欢喜心过生活 /149
- 孙立群——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与生活 /167
- 李昌钰——刑事科学家看人生 /186
- 马瑞芳——扬州走出了蒲松龄 /203



余秋雨

佛教和中国文化

给大家汇报一个思想就是，我这些年来思考的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所以这个题目如果要比正式的话，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佛教和中国文化。我不是做一个佛学讲座，其实是个文化讲座，佛学讲座我还没有这个资格。我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佛学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它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在今天下午作一个简单的感想的表述。

这是一个非常惊异的奇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已经非常丰富，突然有一个纯粹从另外一个文明里面所产生的文化进入一个高浓度的文化领域，不仅进入了而且扎根了，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少有的现象。

首先大家都知道，譬如现在有一个热潮叫国学热。对提倡国学的人我表示很大的尊重，因为他们那么热情，要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弘扬开来。但是就概念而论，我可能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所以在我的著作当中很少出现国学这个概念，为什么不太出现国学这个概念？其实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来安顿佛教？佛教是国学吗？它是国学里面的吗？如果是的话，又有很多疑问。我下面讲到佛教明明是亚洲的另外一个大文明，喜马拉雅山另外一边的印度文明的一种珍宝，被中华文化接

受，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交融现象。那么我们用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说国学似乎不太合适，因为尽管佛教后来是中国化了，我们现在读的佛经里面大量还是从梵文的声音译过来的。如果从梵文的声音译过来的，你说这就是国学，好像有一点点问题，一般地说，是我们传统文化范围比较大一点，东方哲学，或者讲得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中国人所接受的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范围。

接下来我需要讲的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不要小看，这是一个非常惊异的奇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已经非常丰富，突然有一个纯粹从另外一个文明里面所产生的文化进入一个高浓度的文化领域，不仅进入了，而且扎根了，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非常少有的现象。如果一个高层文化输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文化比较淡，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家知道，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是公元前后，我们现在写公元2008年，就是二千零八年前那时传入的。在这个之前，中国已经有了高浓度的精神财富，譬如我们所说的儒家。儒家的哲学那个时候已经不仅是很丰富，在汉武帝的时候，已经是独尊儒术了，尽管不可能完全独尊，但是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取向。道家，作为这个门派的创始人老子，他的辈分比孔子还要老，我多次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在世界上，我走过世界很多地方，世界各国的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最高层次的哲学家是老子，就凭着大概五千字的《道德经》——曾经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书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圣经》，第二名就是《老子》。老子就很重要，后来还有庄子，大家一起组合成一个道家。前不久我写了好几篇文章专门讲到了墨家，墨子其实也非常重要，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更不要说法家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先秦诸子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宝库，这个文化宝库在世界文化当中，它一点不比其他地方的文明创造逊色。

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和世界上一一些优秀的地方一样，一起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我们叫它轴心时代。按照我们简单的说法就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文明史上最聪明的人同时产生了，我们后面再聪明也比不上他们。大家都知道按照一种说法释迦牟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了十年以后，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五岁，比庄子大十三岁，就这么一个结构，他们几乎同时产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分工，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们互相之间不重复地来进行一个思考。希腊哲学家着重思考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着重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而中国哲学家着重思考人和人的关系，

但互相不重复，思考的结果也不一样，人类曾经有过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黄金时代，为全人类的智慧都奠基了。

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的文化是超浓度，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更是超浓度。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在过了几百年以后，在喜马拉雅山彼岸，一种印度文化，和我们思维方式不一样、地理限定也不一样，居然传入了。传入的时候这儿已经很满了，满到什么程度？就是任何一家都充分成熟。在任何一家都充分成熟的时候，那个思想还能进来，不仅进来，快速扎根；不仅快速扎根，而且马上对其他几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流派产生某一种威胁，因为它的流传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入，这个属于一个文化大现象。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佛教怎么传入的，这是个小题，你一点一点排出来；再说佛教为什么会传入，这是个大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么好的思想齐备了，为什么另外一种思想进来，还能够堂而皇之地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它的实际的地位、效果都要超过原来的传统文化，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今天，我要非常认真地给大家剖析的一个道理，就是佛教文化它在整个中国文化的整个盘子当中的特殊魅力。

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靠什么力量把这些农村的文明维持住了呢？

我觉得是以我的祖母为代表的一批小脚老太太，天天念佛，天天觉得要积德、行善。她们都不识字，但是每个人都能背《心经》，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背《金刚经》。

为了把这个问题说得感性一点，我先把小时候自己个人的经历给大家讲一讲。这个经历大体能够说明，中国文化到我这个时候，到我小时候每一种流派它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了。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出生的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那个时候的中国真叫到处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我的家乡是在浙江余姚，现在划归慈溪了，后来这段经历我在台湾和星云大师同台讲过。星云大师说，我们扬州也是和你讲的当时情景差不多，整个中国大概当时都差不多，土匪横行、兵荒马乱。大家知道从儒学的角度讲，我的家乡余姚曾经出现过全国都公认的儒学大师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了不起吧。但是遗憾的是，在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乡的文盲率百分之九十八以上，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儒学大师的名字并不为周围的世界所了解。在我家乡更严重，方圆几十里地只有我妈妈一个

人识字，她是从上海回去的人，其他都不识字。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当文盲比例那么高的时候，儒学所提倡的这么一种思维到底有多少渗透性和多少延续的可能，其实没有人知道，儒学的一切周围都不清楚。我曾经讲过我们家乡有个医院叫阳明医院，是纪念王阳明的，我的书里写过农村的人都知道是养命的医院，谁也不会知道王阳明，都完全不知道了。这里面大概能够说明儒学的一个基础，就是你不仅必须识字，而且要非常高的文化素养，你才可能接受儒学。这是一点，但是这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当时始终没有做到过，中国的文盲率始终极高。

所以我们现在设想中国古代有一个儒学的世界，我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在整个九州大地其实是影影绰绰，是极小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不存在，我们想象当中，那么个世界不存在。道家有，道家可以分成两个，一个就是生活方式的道家，譬如像老子、庄子这样的生活方式。那我设想譬如我的外公大概基本上属于道家，他什么也不计较，整天喝酒、整天写诗，无所事事这么一个人，日子过得很开心、很愉快，活到九十六岁。这好像是道家，但是他周围的人都觉得他很奇怪，没有人能帮助他，他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因为他也很贫困，也不能帮助任何人，他就是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另外当然有认认真真的道家，就是道士，但道士在农村当中，地位很低，好像在人家做丧事的时候参与一下，地位非常低，大概属于这种情形。

那么在兵荒马乱，在抗日战争结束，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靠什么力量把这些农村的文明维持住了呢？我觉得是以我的祖母为代表的一批小脚老太太，天天念佛，天天觉得要积德、行善。她们都不识字，但是每个人都能背《心经》，三分之一的人能够背《金刚经》，基本上是这样。从小的时候我有个印象就是，她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可能是为了自己家庭的平安，是为了幸福的积累，但是后来就成为一种行为本能，就只知道做好事，就凭这一点。因为家里有这么一个女家长，她有丈夫、她有孩子，在中国的农村里面都很孝顺，就这么一个精神力量使得家家户户能够善待流浪者，能够善待一个村庄里面的其他村民，能够把文明的力量维系下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个人经历。我只能凭借这个，来作个判断，中国毕竟是一块非常辽阔的土地，是一块很长时间比较贫困的土地，是千家万户在过着非常寻常生活的这么一块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在中国真正渗透到了民间的倒是佛教，而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一些知识分子宗教、知识分子思维流派，不

是这样。这样的话，我不能不对我们中华民族接受佛教思维这个重大的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虑。我相信当年弘一法师出家的时候，其实也思考到了这一点，他一定要思考到这一点才会觉得和中国这块土地有关的一种思维脉络。我想这是个永恒的问题，至少把问题提出来就很重要，因为我这个不能不在这儿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文人在谈中国古代的哲学，把它误会成这是中国古代的思维，好像以为所有老百姓都这么想，搞错了。因为我们讲的是叫作千家灯火、万家炊烟，是这样的世界，而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知识分子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的队伍非常非常小，而且所有知识分子的队伍都被科举制度所囊括，不被科举制度囊括的很少。当时主要是为了做官，一为了做官法家思维就进入了，而一被科举制度囊括，情况就不一样了，和民间、社会距离就更远了。好，加了我这个感受以后，我必须要认真地从佛教传入的那个过程讲一讲。

我前面讲到佛教是公元前后，按照中国的分法是西汉和东汉之间，就那个时候传入的。佛教传入的时间，我们在这儿有好多法师，专门研究佛教的人知道，可能本来好多佛教研究者出于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宗教的感情，把佛教传入的时间讲得很早，这就搞错了。譬如有的人说尧舜时候佛教就传入了，这搞错了，因为尧舜比释迦牟尼还早了一千多年，佛教是释迦牟尼创立的，就是说不可能在一个宗教创立之前的一千多年已经传入，这就是颠倒了、闹笑话了。也有人说是周穆王的时候传入的，那也不对，周穆王也比释迦牟尼早了三百多年，这个肯定搞错了。比较可信的是范晔的《后汉书》里的一个记载，就是汉明帝做了个梦，有金光闪闪的金人出现在梦里，他问大臣这个金人是什么，大臣当中有个人说这可能是佛，是西天的一种佛。汉明帝当政的时候是公元58年到75年，也就是说他十几年当政，时间很短，那个梦是哪一天做的，我们无以知道，但是可以说明就是，他做这个梦的时候，他问大臣，大臣中已经有人能够说得佛，也就是说，佛教在这个之前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这个之前没有任何完整的记载了。汉明帝就在公元64年的时候下令，派十二个人到西域去取经，就到现在的新疆和阿富汗边境那儿去取经，有十二个人，白马驮经，我们就有了洛阳的白马寺。这我们都听说过，这个虽然带有传说的成分，但是比较起来是历史上比较可靠的一项记载，时间大概在公元前后。传进来以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当作方士、法术，和道家的东西放在一起，没怎么着。大概在一、两百年以后，广泛流传，流传的程度非常惊人。我们听说有一个皇帝他不断地到庙里去做和尚，结果大臣们

出钱给庙宇里面的和尚，把这个皇帝买回来。买回来再叫他当政，他又出走了，再把他买回来，搞了三、四次，就可以看出当时佛教已经是非常兴盛了。到了我们知道的北魏的后期，整个中国当时庙宇有三千多座，光洛阳就有一千多座，当时僧侣在中国已经多达两百万人，这个数字非常大了。应该这么说，中国没有一个传统的哲学思维拥有过那么一个团队，它一下子拥有那么大的团队。

于是从北魏开始，灭佛和反佛的思潮也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灭佛的行动和思潮。灭佛我仔细看了一下出于三个理由，大家不要小看他们好像不信佛，都是坏人，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第一条理由就是你几十万人，几百万人是僧侣队伍，那信徒有多少？加在一起，这些人全部都听你们佛教的，那么谁来听我们朝廷的话。这个理由好像基本能够建立，谁听我们朝廷的话，你们都是几十万人，几十万人都听庙宇的话，朝廷的话谁听。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那么大的队伍是不事生产劳动的，一个国家能有那么多的粮食、金钱来养这么庞大的一支宗教队伍吗？这也是管账的一些大臣们提出反对的理由。第三条，佛教是不主张或者说兴趣不太大的一件事是传宗接代，而中国的伦理本位是强调传宗接代的，这基本思维和佛教有非常巨大的距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波一波地来灭佛、反佛。最早的一次他们还怀疑农民起义军都在庙里，所以杀和尚、杀尼姑。这个非常残酷，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很快就是这个皇帝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又恢复了对佛教的尊重。

总的说来灭佛的时间很短，而佛教兴盛的势头很大。我们说南北朝的时候，北朝的寺庙极多，到唐代杜牧的时候，他的有名的诗句叫作“南朝四百八十寺”，其实整个北朝比南朝庙宇还要多好多倍，所以严格讲起来就是整个中国，当时很大一部分人都相信了佛教，这是超越了原来的中国的一些传统思维。也有一些文人反对，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韩愈，唐宋八大家之首，我们都喜欢读他的散文。但是他那个反对佛教的理由，你仔细看一看，有几点是站不住的。譬如他文章写得很好，他就说研究历史，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皇帝的寿命比传入以后要长。这个既缺少科学统计，而且也缺少佛教常识，因为佛教并不是解决长寿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他认为佛教讲究灵验的，什么事情都要产生实际效果的。韩愈这个地方就写了很动感情的一段，他说，“我此时此刻就在写文章反佛，佛教你要惩罚就来惩罚我吧，如果不惩罚到我死，证明你没效。”这点对佛教又有点不理解了，因为佛教本身不惩罚人，不是讲究灵验的。所以韩愈，我们

尊敬的文化大师，他出于某一种意气就表示了自己反佛的立场。他为什么反佛呢？他觉得在佛教那么兴盛的时候，儒家的传统从尧舜禹开始一直到孟子的道统断了，所以他构想了一个道统的系列一点点传下来。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跟韩愈对话的话，我们不能不说，你的道统的构想是一种理论假设，中国普通老百姓需要信仰，这是全人类都需要有的一种精神需求，而一旦进入信仰，它有好多做法确实不是儒家学者所能完全按照他们的逻辑所能解释的，结果韩愈是这样。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其他的大师却不是如此，不喜欢佛的人有，但总的说来，唐代的结构是百花齐放，是非常多元，所以这也是我有一段时间在北京，与一些教授们有一点点不同意见的地方，就是我不是非常主张在我们这个时代大量地宣传儒学一家，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中国原来就是百家，你怎么变成一家了。第二就是唐代是最让我们骄傲的时代，各种思潮都非常兴盛，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家哲学。皇帝譬如像唐太宗，像唐明皇，他们一开始不信佛，玄奘去取经回来以后，他也非常恭敬地面对玄奘，思想非常自由。而我们的诗人譬如李白，他更相信道，他整天想去找道士，但是也有一点点儒学的影响，要建功、立业。杜甫更多地靠近儒家，但是他不亲近儒家，王阳明彻底信佛，至于和韩愈齐名的像柳宗元基本上也信佛，白居易也信佛。所以当时唐代的文化坐标里，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多元的，思维是非常丰富的，并不是单单一家，所以总的说来，就是佛在中国大幅度地展开。

那就要进入到我的问题的主题了，就是它凭什么在中国文化浓度那么高，有那么多百家的情况下，佛教能够如此快速地进入，被上上下下都接受？我觉得有四个理由，我请教诸位法师，我想这四个理由，大体能够说明佛教的特殊魅力，也能看到我们中国原来的传统哲学的一点毛病，它在传播方式上的一点毛病。

佛教和中国的其他学术流派相比，它在理论上的痛快、简明，或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爽利，理论上的爽利。看起来佛经好像也很多吧。不。它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痛快、简明、爽利的。

第一个就是，佛教和其他中国的传统思维相比，它紧紧地抓住了人生这个大题目。佛家就是专门讲人生的问题，不离不弃，就讲人生，只讲人生，其他的这个家、那个家也会讲人生，但是讲了一会儿马上滑牙了，就像那个齿轮滑牙一

样，马上就滑走了，不会紧紧地盯着人生。譬如儒家也会讲到人生，该怎么做人也会提到，但是很快滑牙，滑到治国、平天下去了，但治国、平天下的事情和老百姓关系不大，这是做大官的人做的事情，的确和老百姓关系不大。道家也会讲到人生，但讲着讲着马上想到修炼成仙的问题上去了，怎么做个神仙，这个和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讲起来有一个问题，一个就是太奇迹，第二个就是我们始终没找到验证。因为你要变神仙你要当时验证，很难找得到验证这是个大问题。法家当然很快就讲权术式，它是从来不会讲太多的人生的。不管你讲得多高深，真正讲到人生，讲到人的生、老、病、死的，就是佛家一个。由于佛家讲到完整的生、老、病、死，那么就不管是皇帝，不管是农民和渔民，不管是博学的文化大师，也不管是小秀才，每个人都遇到人生的问题，这是佛学它为什么能够替代其他的学说，在中国广泛流传的第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蛮重要的，是比较根本的，它集中地讲人生，但其他问题也讲，有些是我们现在误会的问题，好多是误会了佛教，佛教其实是真正地讲人生的一门宗教。所以过去不管是多大的官，他也要去拜佛，《红楼梦》里面的贾母，很富贵也要去拜佛，没钱的小脚老太太也要去拜佛，都是一样。又像大诗人王维，他也信仰佛，都一样的道理，就是因为它提到了人生的问题，和每个人有关，而不是像中国传统哲学里面就针对着国家管理这么一件大事。

佛家专门讲人生，那么我们喜欢的那个哲学流派它喜欢讲什么呢？我始终觉得儒家它着重讲两个问题：一个叫君子之道，一个叫中庸之道。大体能说明儒家的基本，一个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就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需要有道德作为贯穿的一种君子之道，这是儒家非常强调的。还有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其实是从《周易》里面过来的。《周易》过来以后，构成了一个东方的完满的哲学，就是儒家，但是平心而论它都是与高层的文人才比较有关，无论是君子之道，君子本来是一个高尚的、虚幻的、具有充分社会责任感的、能够牺牲自我的、能够利他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个形象和一般人比较起来，他一步要跨过这个横樊。它缺少台阶，缺少修的台阶。至于中庸之道，那也是在处理大问题的时候需要用的原则，那么对一般老百姓来说，没有那么多大问题。那么道家，我们喜欢的道家呢？它其实有两个精神，一个是顺其自然，一个是以柔克刚，但是比较缥缈。作为一个高层知识分子，到晚年的时候，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那是可以的，但是他必须有极高的文化涵养支撑才行，否则的话很难理解什么叫顺其自然，什么叫以

柔克刚。至于墨子的兼爱和非攻，平心而论，也是一个下层人们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张，但这个社会主张已经带有社会团体和政治口号的性质了，已不是和直接的个人的生活有关，所以相比较而言，仅仅研究一个人人生当中生、老、病、死的是佛教，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佛教和中国的其他学术流派相比，它在理论上的痛快、简明，或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爽利，理论上的爽利。看起来佛经好像也很多吧，但它的中心内容是非常痛快、简明、爽利的。这是我前面所说的，中国传统的好多哲学思想比较暧昧，比较要用心去领会，佛教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这种情况产生了很大的区别。譬如它讲人生，第一句话开头就是“人生就是苦”。这一下来就感觉是当头棒喝，一下子把人震住了。人生就是苦，苦的原因就是欲望的欲，为什么人会陷在欲望里面，也就是陷在苦里面？因为无知、无明、脑子不清楚。要摆脱这个怪圈的话，只有一点，就是要看穿自己和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不要太执着，不仅现实世界有虚幻性，这个虚幻你不要把它看成永恒的实体，它是因缘际会而已。不仅是这个，连我也带有虚幻性，我的名字、我的肉体都会成为过眼烟云，我的社会关系，我的种种名利、地位都带有虚幻性，这样的话就是无我、无执，到无我、无执的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变得无限，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超越，就是涅槃，就会摆脱轮回。我就那么简单讲几句话，大家一定会感觉到一种谁都能听得懂的痛快。你可以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你也会被它理论上的干脆、利落所震撼。我想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个文人在唔……说半天，那个文人在唔……说半天，说了很多很多，突然进来一个人干脆、利落说你们都搞糊涂了，啪……几句话把所有的啰哩啰嗦的话都压住了，有这么一种感觉。理论上的爽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观点极端鲜明是极其重要的，你在证实它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以前的好多理论，就是当理论上最大的关键提出来的时候，它带有朦胧性，证实它的时候，也不是很严密地证实，往往是低一层的朦胧，去侍候高一级的朦胧，中国理论往往有这样一种特点。而佛教这种极端的爽利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大家感觉到你能说得明白。我前面讲到了，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是它这个逻辑推理非常清晰，就是“人生就是苦”，苦的原因就是欲，就是欲望的欲，欲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脑子不清楚，无知、无明，无知、无明的原因就是你把眼前的一切太当真，你不仅把眼前的一切太当真，把自己也太当真。如果把这些都搁下的时候，你变成无限的了，无限的时候不得了，我们

到庙里去看大雄宝殿，就成了大雄了，无限的了，这种思维不仅是简单而且都能体会。为什么都能体会呢？大家觉得，唉，仔细一想，我这个苦确实和某一种欲望有关，苦都从那儿来的，而欲望确实与把假东西看成真的有关，与把不重要的东西看成重要的有关，与过于执着有关，这每个人都能体验的哲学，当然就能进入民心。中国民族长期是受苦受难，能够让受苦受难的人在这问题上得到安慰，大家觉得，唉，他的生活很好，但是他也会生、老、病、死，他也在他的等级上受苦。那么苦要解脱的话就是要看穿、放下，能够看穿以后，你一下子就会变得非常开阔，这个对苦难中的民众确实带来很大很大的精神安慰。而且当他把个人的欲望放下，把自己的私心放下的时候，他更能够做好事，他更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喜欢的人。这个确实是佛教能够和其他的哲学一比，有其特殊魅力的地方，这是第二点。这是我说的佛教和其他中国传统的学说相比的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和其他传统哲学相比，它具备了实行的门道，它可以去实行，就是有门径，一条路，就是有实行的一条路可走。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知道，佛教有戒律，其他好多学说没戒律，戒律一听很害怕，其实不是。戒律是你觉得这条路的可行性，这个里面是个辩证哲学。戒律是个可行性，就像人家说那儿有个庄园，很可能是乌托邦，很可能是虚幻的，但是你终于看到了它的墙、它的篱笆。你看到，这个庄园、这个墙、这个篱笆是有点拒绝你的，很像佛教的戒律，但是正因为有这个戒律，让我们所有的人相信它的实在存在，或者说就像山上一条很险的一条路，一阶一阶台阶上去，戒律让我看到了这个台阶，尽管攀登很难。如果没有戒律的话，也就是说我只看到山高，但是我没有看到一阶一阶台阶，我只能仰望它，我很难攀登它。中国原来的一些流派有一些就具有这个毛病，它就是缺少戒律，缺少进入的可能，也缺少攀登的可能。我前面反复讲到了，譬如儒家学说，我也是很欣赏的一个叫君子，我们大家要做君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君子啊，就是很难教你的，教我的朋友如何做君子的步骤、程序，你很难设定，所以它就成了一个君子这个概念，成了一个软体。每个人都可以说我是君子，每个人又可以怀疑你是君子。佛教就不一样，你还得修行，你的修行由戒律开始，使你感到这条路是真实存在的。当路存在的时候，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叫作出现了程序，戒律是一种程序，当程序一旦开始，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真实，这也是人们比较相信的原因。大家不要小看，戒律也是人们比较相信的原因，戒律有的严一点、有的不太严，譬如禅宗不严，净土宗也不太严，但是律宗就很严，有严、

有不严，但是它总有。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戒律荡然的时候，那时佛教也荡然了，佛教就属于低潮时期。如果戒律比较森严的话，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它有一种让人仰望的高度，乡村的穷人、老太太，看到袈裟飘飘，就带有某一种仰望，精神仰望，我做不到，但是我知道它存在。对一个宗教来说，我这个完全从文化角度来看，世界各国都一样对于宗教来说，它需要有一定的规范，需要有一定的戒律。所以我必须再讲到李叔同先生，他出家以后成了弘一法师，他本来是个艺术家、是个文人，照理他应该进入禅宗，比较松软，他选了一个最难修、戒律最森严的律宗，南山律宗——他在进入时，他要克服一般的文人谈佛的毛病，一般文人都能谈谈佛，他就要进入这个戒律，所以他成了一代佛学大师，和这一点有关。对一个宗教来说，一定的戒律是需要的，其实任何宗教，包括任何政党都是一样，如果你这个规范不明确的话，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的话，一个脚进、一个脚出那样随便的话，那它即使看上去很热闹，其实是荡然无存的。这是佛教能够和其他的学说相比，能够比较蓬勃地存在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它有一支忠实的僧侣团队，庞大而忠实的僧侣团队，这个又是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平心而论，有徒弟的学派譬如儒家，是从孔子开始就有他的学生了，有他的生徒，孔子就带了他们周游列国，有好多徒弟。但是就一支队伍的完整性、严密性，而且是内外可比性、跨越不同时候的整齐性相比，这些流派都无法和佛教相提并论。考科举的人都是崇尚儒学吧，其实未必，因为它进入没有标准，所以他未必是一个很忠实的儒家弟子，他很可能是法家的，或者后来很快就变成道家的，变成比较潇洒的人。我写过墨家，它也有自己非常严格的团队，墨家的团队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比佛家的团队还要严格，严格到有点可怕的程度。墨子手下的，特别是墨子后人手下的徒弟们严格到了什么程度？一个城市的市长叫墨家的弟子守这座城市，后来没守住，几百个墨家弟子集体自杀，就是这样，就是血淋淋的非常残酷。但是到了这个程度，使统治者感到害怕，觉得他们有一点像造反组织，或者有一点像黑社会似的，觉得很恐怖了。而且其他人要进入也有一定的难度，其实我们都知道墨家是非常高尚的，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它的方式和我们的僧侣团队有一点不一样。我要给在座的朋友说明的是，佛家的僧侣团队和天主教里的神职人员是不一样的，天主教里的神职人员一方面可以代表人通过祈祷向神传达一种旨意，一方面又可以代表神的力量来惩罚或者宽恕民间。佛家的僧侣团队不具备这个功能，他们不是神职人员，他们只是优秀的修